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五

目錄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五

張仲景先師原文

會稽虛谷章　楠編註
山陰　冀子陳祖望
　　　允占錢　昌　校訂

汗吐下後并誤治諸證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爲逆若先下之治不爲逆。

凡誤汗誤下、皆由表裏淺深之邪辨別不真、其有表裏互相交涉者、應汗應下、必有緩急輕重先後之分、誤則爲逆、而必變危重也、如陽明病、裏證已具、若微惡寒者、表邪未罷也、須先解表而後攻裏、又如病發熱頭痛、邪在表也、而脈反沉、是本元虛、先當救裏、用薑附四逆溫臟以達表、又如病人無表裏證者、言無表邪臟實之證、而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以其內熱盛而外溢、故脈浮數、

並無表證故可下也諸如此類或辨之不明本當發汗解表者表未解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如本當攻下治裏者而反汗之則爲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爲逆又如邪在少陽半表半裏及厥陰陰陽交接之地則汗吐下法皆不宜用若誤用之其害尤甚也

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

寒傷營證、以麻黃湯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者、餘邪未淨而化熱、故浮緊之脈變爲浮數、而脈浮無裏證、必從表解、非可因脈數心煩、誤用涼藥以遏之也、更者、改也、以其汗後、津液已耗、故改用桂枝湯、解肌以調營衛、如法啜稀粥助津氣、則其汗自發、而餘邪去矣、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上條是邪重藥力不到、此條是正虛不勝發散、致衛陽亡而表不固、漏汗不止而惡風、津液外泄、則小便難、以膀胱爲津液之府也、營血傷而經脈失養、故四肢微急、難以屈伸也、主以桂枝湯調營衛、加附子助元陽、使表裏陽氣皆復、其漏汗自止、而津液歸內、則四肢伸、而小便亦利矣、若見漏汗、不用附子而加黃芪、雖能實表止汗、而助中焦之氣、其小便難、由下焦陽虛、不能化氣輸津於膀胱、如

用黃芪助中、則下焦更虛、中焦氣壅、必腹脹而小便更難矣、於此見仲景用法之精當也、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眞武湯主之。

禁汗條內、有太陽傷寒證具而云尺脈遲者、不可發汗、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然尺屬腎、即是腎虛、若發其汗、汗出亡陽、邪仍不解而發熱、以元氣不勝發散、遂現心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等證、

皆腎中陰陽之氣失守外越、而身心莫能主持也、急用眞武湯鎭攝北方陰陽之氣、藉生薑辛溫達表庶補正攘邪之功並建矣、

發汗後。身疼痛。脉沉遲者、桂枝去芍藥生薑新加人參湯主之。

寒傷營者、身本疼痛、發汗後、其身仍痛、浮緊之脉變爲沉遲、是津液傷營衛虛也、以桂枝湯去芍藥之斂、防有餘邪也、去生薑之散、恐更耗液也、加人

參補氣生津、藉桂枝通營和血、庶可愈也、張路玉纘論、作加芍藥生薑各一兩、如二味竝加兩補營衛、於理亦可、若營分寒邪未淨而身痛者、當去芍藥、則生薑亦當去也、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艸附子湯主之。

發汗病不解、而反惡寒、是陰陽兩傷、陽虛爲甚、故用附子助元陽、甘芍滋營陰、陰和陽復、邪亦漸退、

更不可用辛散也、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此敎人與上條對勘以辨虛實也、正虧爲虛、邪盛爲實、未發汗而惡寒者、表邪盛也、發汗後而惡寒者、表陽虛也、如不惡寒但熱者、陽明實證也、然止無形熱邪、並非大實脹痛、故以甘苦鹹寒清熱通降胃氣、胃以通降爲和、故名調胃承氣湯、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得病三日、已經發汗不解、反蒸蒸發熱、如蒸籠之熱從內發者、是邪初入胃腑之證、尚未結實、故與調胃承氣爲宜也、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艸大棗湯主之。

太陽經脈、絡腎屬膀胱、發汗升散太陽、引動腎臟

水寒之邪、臍下動悸、勢將上冲、欲作奔豚、蓋水者火所畏、水寒動於下、心火惕於上、故云臍下悸也、家爲水畜、水邪突然犯心、如豚之奔也、乘其初動、即以甘艸大棗崇土制水、桂枝通太陽之經、君茯苓使水氣下泄、其病自退也、

未持脈時。病人叉手自冒心。師因試令欬。而不欬者。此必兩耳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

經言奪汗者無血、發汗太過、而營血傷、則心怯、故

叉手自冒心、而耳爲心腎之竅、肝腎虛、則耳聾、皆由重發其汗、心腎兩傷之故、然少陽經脈循耳、邪閉少陽亦耳聾、必有少陽病證、與此虛實不同也、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艸湯主之。

自冒心者、兩手捧護其心也、汗爲心液、過汗液傷、氣亦耗矣、故惕然而悸、不獨自冒、且欲人按之者、以桂枝色赤入心、配甘艸甘溫、以補心脾之陽、陽

生則陰長、不用補血藥者、以其味厚質重、則下行、反不能助心氣也、此無耳聾、若有耳聾、多兼肝腎陰傷、又當用味厚之藥矣、是言無少陽證者也、

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爲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

脈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者、以邪鬱表陽、而脈數、其裏本和、故能消穀引食、若邪入裏、其脈沉數、即不

能食此義當知也今反吐而不能食者亦非內邪扞格原由發汗太過陽氣浮散故脈數陽既外越則內更虛其浮熱如客之居外而胃中虛冷故不能消穀引食而反吐也可知發汗必傷心脾之陽則胃中虛冷故上條用桂枝甘草湯也

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

病人本來中寒者復發其汗陽氣外散則胃中更冷蚘不能安而必吐蚘此條又見於厥陰篇

發汗後。水漿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不止。

水漿不得入口、其中寒氣逆甚矣、更發其汗、使三焦之氣有升無降、必吐而不止、勢將亡陽上脫矣、

汗後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

汗為心液、汗多液脫、必恍惚心亂、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而為太陽之腑、津氣由太陽走泄、則腑熱、故小便已而陰疼也、禹餘糧丸方論中缺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讝語脈短者死。脈自和

者。不死。

此條并詳、已見於陽明腑病篇、

發汗多。亡陽讝語者。不可下、與柴胡桂枝湯。和其營衛。以通津液。後自愈。

此申上條之義而出治法也、讝語之因多端、或虛或實、治法迥殊、非可概用下法、此因發汗多而亡陽讝語、若脈短者、死、其脈自和者、可與柴胡桂枝湯、和營衛以通津液、則陰陽氣調、讝語自愈也、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艸石膏湯。

前條言發汗後、解半日許、復煩、脉浮數者、餘邪多在表分、故更用桂枝湯解表、此言不可更行桂枝湯者、以汗出而身無大熱、其表已解、餘邪入裏化熱、壅閉肺氣而喘、故用麻黃開肺竅、杏仁利肺氣、石膏清熱、甘艸和中、載住石膏勿使重而下走、以清上焦之熱、此大青龍之變制也、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干。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大汗而津氣外泄、則胃中干燥、胃不和、則臥不安、故煩躁不得眠也、水爲天一之精、少少與飲、如微雨潤土、則胃氣和、而病可愈、若脈浮者、表邪未淨、故身有微熱、氣鬱水停、故小便不利、水遏陽氣、不得化津而升、故消渴、主以五苓散、崇土化氣、通經

泄水水泄氣行表裏通達外邪自解津液輸布消渴郎止按此條證治五苓散當用桂枝取其通經化氣爲治太陽經腑之法也

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發汗已而煩渴因津氣外泄也既無停飮小便不利之證何以反用五苓散利水以耗津液乎蓋有妙理存焉良以汗後表解其脈應平爲因升散太過故脈反浮數而津液隨氣外越如水泛濫無歸

故而煩渴脾主爲胃行津液者也故以白术助脾氣之轉輸二苓澤瀉導陽氣下行佐桂枝通太陽之經使浮越之氣斂而就下則津液復歸於汭而煩渴自止脈亦平矣此用方之妙非常見所能測識是通行表裏以化三焦之氣不僅利水而已

發汗後飲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上言胃中干煩躁欲飲水少少與之則愈正如亢旱得微雨則萬物甦矣若飲多而壅於胃口肺氣

逆而必喘或因煩躁以水灌其身閉遏肺氣亦必作喘也

傷寒汗出而心下悸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艸湯主之

汗出而心下悸者其故有二渴者素有停飲因發汗升陽使飲動凌心而悸停飲反遏其陽氣不能化津則渴也故主以五苓散培土泄水兼通經化氣水泄則悸止氣化則津生而渴解也其不渴者

發汗傷心液、心虛而悸、故用茯苓甘艸、佐桂枝生薑、辛甘化陽生津液以補心也、上條臍下悸、欲作奔豚、是腎邪動、故用棗培土以制水、與此條證狀相類、而病因差異也、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樸生薑甘艸半夏人參湯主之、

氣虛多痰之人、發汗後、陽氣外越、濁陰內壅不行、而腹脹滿、故以薑半之辛溫、佐厚樸之苦降、通陽泄濁、甘艸和中、人參補氣、則濁降淸升、其病自愈、

若因脹滿妄用攻瀉、即變壞病矣、

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

寒濕陰凝之邪、汗後風邪去、而在裏之寒濕未去、遂鬱而發黃、邪在營衛、不在胃腑、則不可下、當於寒濕條中求其治法、然發黃者、濕鬱陽氣、寒已化熱、是卽麻黃連軺赤豆湯證、義詳卷六濕熱病篇、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

細數者。以醫吐之故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饑。口不
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
以醫吐之所致也。此爲小逆。

自汗出而不惡寒發熱者、表邪去、營衞和也、邪去、
則脈和、今關上細數者、知醫以吐傷胃中陽和之
氣也、吐中有發散、故使表邪得解、然其吐時有遲
早、而中氣受傷有不同、如一二日、邪盛於表而吐
之、下焦火升、腹中則饑、上焦氣逆、自不能食也、三

四日、邪已侵裏而吐之、胃陽大傷、不喜糜粥、餘熱內擾欲食冷食、非真胃氣、食不能消、即所謂客氣動膈胃中虛冷、故朝食暮吐、雖無大害、亦爲小逆、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爲吐之內煩也。

此更申上條未盡之義也、若邪傳陽明、則不惡寒、而反惡熱、今有太陽病證、如頭痛項強之類、則當惡寒、而反不惡寒、不欲近衣者、因吐後胃陽外逆、

故內煩不欲近衣、其太陽證未罷、仍當解表可知矣、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吐中有發散之力、如吐後表解、別無他證、止腹脹滿者、脾氣升逆、胃中濁壅不降、故與調胃承氣、甘苦鹹寒、通降胃氣、脹滿自消、此與上條之汗後腹脹滿、必有寒熱虛實之異、故治法不同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當作嗢嗢）欲吐。而胸中痛。

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證而嘔故知極吐下也

病發於陽七日愈病發於陰六日愈以人身陰陽氣旺而邪解也如不解邪即遞過一經自初病起已十餘日矣心下嗢嗢欲吐而胸中痛者少陽經氣逆也大便反溏腹微滿又為太陰證也如其先時極吐下者因脾胃氣傷餘邪未淨故又鬱鬱微

煩、與調胃承氣通降和之可愈、若不爾者、不曾吐下、則必有表裏之邪格拒、當詳審而治、不可與調胃承氣也、但其欲嘔胸中痛、本少陽氣逆而便溏腹滿、又非少陽柴胡證、非柴胡證而有嘔則病證不合、是欲嘔胸痛者、邪因吐而上逆也、便溏腹滿者、邪因下而裏墜也、故知其因極吐下所致、而胃以通降為順、當用調胃承氣矣、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脈浮者。

必結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沉緊者。必欲嘔。脈沉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

太陽病、邪在表而誤下之、人之稟質有強弱、故其變證有不同、脈數而有歇止無定數者、名促、今不結胸、邪未內陷而脈促者、經絡氣鬱、然其脈促陽氣勝而鬱、必通、故知其邪欲解也、太陽病、脈本浮、今誤下而脈不變、知其邪必結於胸也、以胸爲太

陽之裏、邪不離太陽、故脈仍浮、當從表解、如下各條所云者、非陷胸湯證也、結胸證、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死、若下後而脈仍緊者、寒邪乘虛內侵、過其陽氣、化火上灼、必咽痛也、脈弦者、邪犯肝胆、故必兩脇拘急也、脈細屬少陽、數者、熱鬱於經、故頭痛未止也、脈沉緊者、寒邪入胃、故必欲嘔、可知頭痛之脈細數、必浮也、脈沉為在裏、滑為熱、熱陷太陰、故必協熱下利也、脈浮為在表、滑為熱、熱入陽

明陽明多氣多血故必便血也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前云脈促不結胸其邪未陷故爲欲解此脈促胸滿邪將入裏故當用桂枝湯去芍藥之斂而以純溫辛甘之法助陽達邪使其仍從表解也若微惡寒者陽氣已傷更加附子溫裏以達表也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樸杏仁

湯主之。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樸杏子仁。

　下之別無變證、而但微喘者、表邪欲入、與肺胃之氣相逆、故用桂枝湯解表、加厚樸杏仁利肺胃之氣也、即或未經誤下、凡桂枝湯證而有喘者、皆宜加厚樸杏仁、以利肺胃之氣、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沖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沖者。不可與之。

　下後其氣上沖、而太陽病證如故、因下之胃氣窒

虛邪欲內入而下焦氣冲盛衛氣起於下焦而行於表表邪內遏則衛氣不得敷布由中直冲故與桂枝湯解表用前啜稀粥之法助胃以達邪其營衛自調氣亦不冲也下之氣不上冲者必有別證變現不可與桂枝湯矣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由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艸石膏湯

下後氣不上冲者不可更行桂枝湯當審其變證

而治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與前之汗後變證相同故治法亦同也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

誤下而利不止脈促者表邪鬱而化熱內迫水穀之氣下溜肺逆不能通調水道故又喘而汗出以葛根升泄陽明芩連苦寒清熱陽明氣升下利可止熱清邪解喘汗自愈此爲協熱下利也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二三日邪將入裏而不能卧但欲起者以裏有宿邪必心下結滯而脈微弱者此本有寒邪在營分也營行脈中營氣不得流通故脈微弱法當溫通閉結而反下之若利後即止其表入之邪必作結胸若利未止者因結邪化熱而四日復下之必作

協熱下利也此初時不知開結外解而前後皆誤

治其不死者幾希矣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清同圊

凡誤下者其人陽旺則邪陷化熱或成結胸痞證或致協熱下利若寒傷營者本有身痛其人陽虛而誤下之則內外皆寒微陽欲絕續得下利清穀

而不止、表邪仍閉而身疼、以裏爲根本、故急當救裏、用四逆湯回陽、陽回便調、急當救表、用桂枝湯解肌、身痛可愈也、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而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不中與也、食穀者噦。

脈遲浮弱、惡風寒者、其人陽虛、表邪未罷也、手足

濕者、脾胃本和、二三下之、氣傷不能食、表邪陷入少陽、而脇下滿痛、頸項强也、小便難者、三焦氣窒、水道不行、故鬱而發黄、只可與柴胡湯、轉少陽之樞、其樞雖轉、而水氣下墜、則必後重、皆因二三下之之故也、若本渴、而飲水嘔者、是爲水逆、故亦小便不利、當用五苓散、柴胡湯不中與也、其脾胃大傷、故食穀者噦、噦者空嘔也、後世或以呃逆爲噦、如暴病氣阻、尚無害、若久病呃逆、是元氣將絶之

危證也、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其人本元強而津液傷也、又煩而腹滿、知其有宿食與邪熱結成燥屎、熱不得泄、故煩、宜大承氣湯以下燥屎也、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針。仍不解者。此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

之。

太陽病、僅三日、汗吐下溫針徧試之、邪仍不解、再誤三誤、氣血擾亂、證狀錯雜、只可名為壞病、桂枝湯不中與也、當觀其脈證、細審來因、知犯何逆、隨其所逆之證而治之、如前後各條之法也、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艸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汗吐下後、而無有形實邪、但氣火鬱逆虛煩懊憹、故以梔豉輕揚清心火而湧散其邪、若中虛少氣者、加甘草益氣、嘔者、加生薑以散逆也、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煩熱胸中窒者、清濁混淆、氣不得舒、故亦主以梔豉湯湧泄、所謂輕可去實也、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樸湯主之。

心煩腹滿者、脾胃不和、邪熱壅阻、故臥起不安、以

梔子清心、枳樸消滿也、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下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五六日、實熱已深、大下之後、餘邪留滯上脘、故身熱不去、心下結痛、以梔豉湧吐、則結散而熱退矣、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

身熱微煩、氣逆不和、梔子乾薑、苦辛開泄、寒熱並

用調其陰陽也或者言上條心下結痛當用乾薑散結此條止身熱微煩應用梔豉湯二條必有錯簡亦爲合理

凡用梔子豉湯病人舊有微溏者不可與服之

不因攻下而舊有便溏者脾腎虛寒中氣不固也梔子苦寒恐其不能上湧邪反隨苦下走故不可與服之即此類推其宜否皆可知矣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

必自愈。

發汗吐下、則必亡血亡津液、其治不如法、則正傷而餘邪留滯、或偏於陽而爲熱、或偏於陰而爲寒、隨其寒熱而調治之、若其陰陽之氣自和、而無寒熱之邪留結者、但靜養自愈、不可亂治也、

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下多亡陰液、汗多亡陽津、故小便不利、勿妄治之、

以飲食調理、得津液生、而小便利、必自愈也、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鞕。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

此即申明表裏皆傷之證、其脈甚微、雖心下鞕、脇下痛、皆清陽不布、濁塞不行、正傷邪結之故、其血液乾枯、虛風內熾、故氣上衝咽喉而眩冒、其經脈動惕、久必成痿、治之必以養正為主也、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

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艸湯主之。

上條吐下發汗、而脈甚微、氣血大傷、邪仍壅結、此吐下後、諸證與上條大同、而脈沉緊者、寒邪陷裏也、反發其汗、擾動經脈、則表裏皆傷、身難主持、振振動搖、將變痙厥之兆、故以茯苓降逆氣、桂枝和營、朮艸補脾胃、使脾胃和、而百脈得以調順也、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

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餘邪在少陽也。小便不利、渴而不嘔者、津液傷而經絡閉、故身無汗、但頭汗出、邪熱上蒸也。往來寒熱心煩者、皆少陽之邪未解也、故以柴胡轉少陽之樞、桂枝通營、乾薑黃芩、調其陰陽、括蔞滋津液、牡蠣鎮肝、合薑桂消胸脇之痞滿、而以甘艸和中、因其邪正錯雜、清

濁混淆、故初服、則藥病相格而微煩、復服、則表裏
氣通、汗出而愈、

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
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
得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先下復汗、皆誤治、而表裏俱虛、因而致冒、冒者、先
因下後中虛、復發其汗、則陽不能達、其氣上冒而
瞑眩也、因冒而陽得伸、則汗出表和而愈、或其初

下時內陷之邪未淨、得裏未和、然後以小劑如調胃承氣者下之可也、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先汗不解者、藥力未到、其邪本未入裏、而反誤下、故不愈、今脈仍浮、亦無胸滿等裏證、知邪未陷而在表、故當解表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出者以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既大吐下而裏極虛復極汗出者因其表分邪氣閉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如用熱水薰蒸之類於是表裏之陽皆亡因得噦者胃中寒冷故也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

此更申上條之義也、內外俱虛、故脈微細、治不合法、仍有餘邪、故必振寒、當用回陽救逆之法也、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發汗復下、皆誤治、故病仍不解、表裏皆虛、邪勢反盛、元陽無主、而煩躁、將有厥脫之虞、故以四逆湯回陽、加人參茯苓、安神補氣、庶得正復邪退也、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下後復汗、表裏皆虛、邪反深入、晝日陽旺、尚能與邪相爭、而煩躁不得眠、夜則陽衰、不能與邪爭、而安靜、不嘔者、邪伏陰分不動也、不渴者、無火也、脈沉微、身無大熱、陽虛而邪內閉、故無表證、以薑附回陽散寒、爲主治也、

傷寒頭痛、翕翕發熱。形象中風。常微汗出、自嘔者。下之益煩。心中懊憹如饑。發汗則致痙。身強難以屈伸。熏之則發黃。不得小便。灸則發欬唾。

頭痛發熱、本是傷寒、則無汗而形象中風、常微汗出者、邪傳陽明、自嘔者、兼少陽、原非太陽中風之自汗也、誤下之而益煩、心中懊憹如饑者、少陽之邪陷入厥陰也、厥陰主筋、故又發其汗、則筋傷而拘急爲痙、身強難以屈伸、又以拘急爲寒而熏之、熱蒸陽明水穀之氣而發黃、津液竭而三焦閉、不得小便、乃又灸之、火邪由皮毛入肺、則發欬嗽、如此亂治、遂成勞損之病矣、

傷寒。發熱頭痛。微汗出。發汗則不識人。熏之則喘。不得小便。心腹滿。下之則短氣。小便難。頭痛項強。加溫針。則衄。

太陽傷寒、發熱頭痛、則無汗、而微汗出者、即上條之形象中風、邪已化熱、而傳陽明、少陽、論中云、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讝語、故不識人、頁以肝膽相表裏、發汗鼓動肝風也、熏之熱、火傷肺、則喘、肺傷不能通調水道、而不得小便、肝胃氣逆、則心腹

滿、見其滿而下之、則氣陷邪閉、更短氣不得息、於是表裏津液皆傷、小便更難也、表邪仍結、頭痛項強、再加溫鍼、火逼營血、則衄、如此焉有不死者哉、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服湯或下、仍頭項強痛、發熱無汗者、本是寒邪、服桂枝湯不能發汗、或又下之、引邪入內、心下滿而微痛、反傷津液、小便不利也、津液由脾胃輸化而

生、故去桂枝之辛泄走表者、以白朮甘艸、助脾胃而生津液、薑棗調營衛、芍藥養陰、茯苓化氣、氣化則津生、自能作汗、汗出表和、頭痛自止、小便亦通、

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吐下後、七八日不解、陽氣與邪俱盛、而津液傷也、故表裏俱熱、因初未解表、表陽不伸、時時惡風、其

內熱甚盛、故大渴、而舌燥心煩、津液告竭、欲飲水數升、以白虎湯清陽明之熱、加參益氣生津、內氣和、則表陽亦伸矣、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鞕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吐下發汗、津液大傷、除熱未淨、而微煩、三焦熱、則水道行速、小便頻數、腸胃因之乾燥、而大便鞕、與小承氣湯通腸胃、則水液歸內、而熱亦隨去、則愈、

此亦本元強壯者也、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微者。但發熱讝語。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

吐下後不解、治不如法故也、不大便五六日至十餘日、元氣尚同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皆陽明實

熱證也、獨語如見鬼狀、邪熱亂其神明、劇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者、土燥水枯、腎氣將絕也、脈弦者、猶有少陽生氣、急下之可生、脈濇者、本元已敗、無能爲矣、微者、謂比劇者輕微、但發熱讝語、而無循衣摸牀微喘直視之敗象、以大承氣湯下之、若一服大便利、卽止後服也、

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

脈平、則已無邪、吐利後、脾胃虛弱、不勝穀氣、氣鬱

而小有煩悶、當節食靜養、不可亂治也、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

傷寒脈浮、其邪在表、應以麻桂發汗、妄用火迫劫之、亡其陽津、外旣不解、火邪內攻、肝風動而驚、心火亂則狂、肝藏魂、心藏神、神魂不寧、則起臥不安也、故以桂枝湯去芍藥之酸斂、加蜀漆淸腦上痰涎、龍骨牡蠣、鎭攝心肝之氣、以止驚狂、而龍牡皆

鈍滯、仍藉桂枝之輕揚色赤入心者為使、佐甘艸薑棗和中調營衛、合桂枝以去餘邪、其陰陽之氣乖逆、故名救逆湯、

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

針處被寒、閉其經穴而核起、太陽之邪不得外泄、內過腎臟水寒之氣、必致上冲於心、如豚之奔突、以太陽經脈絡腎、寒邪由表犯裏也、先灸核上、通

陽散寒、再服桂枝加桂湯、平腎邪而調營衛、則表裏通和、邪解而愈、相傳方中、或加桂枝、或加肉桂、若平腎邪、宜加肉桂、如解太陽之邪、宜加桂枝也、前條發汗、升散太陽、引起腎邪、欲作奔豚、此因外寒內遏、以動腎邪、已發奔豚、故治法各不同也、

太陽傷寒者。加溫針。必驚也。

太陽傷寒、邪閉營衛、陽氣已鬱、用藥發汗、則外解而陽伸、妄用溫針、不能解表、反使火氣入營、內擾

於心則必驚甚則狂也

其脈沉者營氣微也營氣微者加燒針則血流不行更發熱而煩躁也

氣主煦之血主濡之血必隨氣循序而行者也其脈沉者營氣微弱也營主血外火迫之其血如水之奔流而不循序以行心賴血養血被火擾故更發熱而煩躁此即申明上條所以必驚之故也

火逆下之因燒針煩躁者桂枝甘艸龍骨牡蠣湯主

之。

此出救治之法也、雖已下之而無別證、但因燒針而煩躁者、以桂枝甘艸、補心脾之氣、龍骨牡蠣、鎮攝心肝散越之陽、則神魂安而煩躁止也、或問火逆下之、津液皆傷、何以不用養陰之法、余曰、其表裏陰陽之氣、俱已乖逆、若用陰柔之藥、反使鬱滯不和、更變他證、故以味濇氣清者、先收散亂之陽、調和而鎮攝之、氣和、則津液自生、此仲景之用法

精妙非常見所能及也

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

脈浮邪在表宜以發汗而解用火灸之外邪反閉而無出路因火助邪而更盛以其外閉而經脈不得升降周流故腰以下重墜而氣痹是名火逆也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

還。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腹滿而喘。口渴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讝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牀。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太陽中風而被火刼、不能外解、風挾火勢內攻、血氣流溢、失其常度、風火皆陽邪、兩陽相熏灼、津液被煎、身體枯燥而無汗、內經言胃中悍氣循咽上冲頭、而外走空竅、今邪閉於表、經氣不通而胃中悍氣上蒸、故頭汗出、而劑頸以下無汗、三焦水道

不行。鬱而發黃。陽邪上盛。則欲衄。陰虛氣不化。則小便難。以是陰液陽津俱虛竭。肺之氣不輸布。則腹滿而喘。邪熱上蒸。口渴咽爛。或不大便。而邪久閉。必發讝語。甚則氣逆而噦。心神無主。手足躁擾。捻衣摸牀。皆邪閉正敗之象也。若小便利者。腎氣未絕。三焦猶通。尚可救治。否則必死也。

太陽病。二日煩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讝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爲

欲解也。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鞕。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太陽病者、統風寒而言也、二日煩躁、邪欲入裏、不從表解、反熨其背、邪火內攻、津氣外越、而大汗出、汗出胃中水液所化、故胃中水竭而躁煩、邪火擾心而譫語、延至十餘日、振慄者、邪正相爭、正勝邪却、而自下利者、邪隨利泄、爲欲解也、故其汗云云

至終皆申說未振慄以前之證狀也葢火性炎上當其大熱入胃表裏之氣皆上逆身半以上天氣主之天氣不降故從腰以下不得汗是上部有大汗下部無汗而邪閉故足下惡風膀胱不通而不得小便氣不降則上逆而嘔小溲反欲遺失者因嘔而震動下焦不能收攝也凡大便鞕者水液外走小便必數而反不數者胃中水竭故也及水液歸腑而大便出多即上文之自下利也至此表裏

之氣始通而其鬱熱上冲頭卓然如錐刺之痛其足心必熱者邪又隨胃中穀氣下注也如是而病方愈亦幸其人本元強而不死耳

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過經不解必圊血

邪在表以火熏之反使裏走不得汗其熱內擾必躁也邪又遞過一經而不解熱深傷血必圊血也

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爲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

燥吐血。

三陰經虛寒之證、有藥力不及者、灸之以助陽、今脈浮、邪在表、熱甚、陽氣盛、而反灸之、此爲表實、而作內虛治之、因火動血、必咽燥而吐血也、

微數之脈。愼不可灸。因火爲邪、則爲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

此又申上條之義、以示戒也、微數之脈、微者營血虛、數者經氣熱、灸之以熱助熱、必心煩氣逆、是追

逼其血虛、而隨逐其熱實也、血被追逼、散於脈中、而不濡潤筋骨、艾火之氣、雖似微小、而內攻有力、必致焦骨傷筋、其血耗散、難以復生、則成勞損矣、

藏結證

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誤下而表邪內陷、成結胸、故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其邪猶在經腑之間也、藏結者、邪與痰血痰結在臟、亦如結胸狀、而按之痛、其腑無邪、故飲食如

故也、腎爲胃關、脾主運化、臟傷而輸化失度、關閘不守、則時時下利、關脈小細沉緊、中焦絕無陽和之氣、舌上白胎滑者、陽敗而陰濁之邪凝結、故爲難治也、

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陰邪瘀結在臟、而無陽證、不往來寒熱、亦非表邪、只是內傷、故人反靜、舌上胎滑、尤爲虛寒之徵、但

當扶陽以和氣血、不可攻其結也、以其元氣不勝攻藥、則結不開、而元氣先亡矣、

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藏結、死、

脇下痞、連臍旁、肝脾兩臟之癥結也、痛引少腹入陰筋者、邪結深而臟氣敗也、陰筋肝所主、肝木邪盛、脾土即絕、故死、

結胸痞證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太陽經、統領營衛者也、衛爲陽、風爲陽邪、風傷衛者、爲病發於陽也、而反下之、則成結胸、以衛氣內通於胸、故治結胸者、名陷胸湯也、營爲陰、寒爲陰邪、寒傷營者、爲病發於陰也、而反下之、則成痞、以營氣內通於心、故治痞者、名瀉心湯也、皆由下之太早、表邪內陷之故、然此明其常理也、人有強弱、

邪有重輕、亦有不因誤下、而邪入裏成痞結者、亦有誤下而變他證、不成結胸痞者、仲景皆詳辨明晰、各有治法、當互相校勘、不可拘執一隅也、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爲風。數則爲熱。動則爲痛。數則爲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煩躁。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鞕。則爲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

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

脈浮者、邪在表也、動數者、已化熱也、動爲痛者、風熱灼身也、數爲虛者、熱盛陰虛也、表邪盛而頭痛身熱、陰虛、故盜汗出、盜汗者、寐時汗出、寤即無也、邪既化熱、如入陽明、則不惡寒、今反惡寒者、邪在太陽表分、當以汗解也、而反下之、表熱入裏、動數變遲、膈內拒痛也、胃中因下而空虛、客邪之氣擾動胸膈、短氣息不舒、煩躁心懊憹也、陽氣內陷、與

和矣所以然者其結在胸上與前各條之結在胸下者不同故兼表亦不和宜大陷胸丸從高處瀉之丸者緩也湯藥速下反遺高處之邪也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上條結在高處故用緩法此脈浮大者結更浮淺而氣不實也氣不實則下之邪不去而氣先脫故死此最當詳審也凡脈浮者可從表解如前篇之下後脈促胸滿者用桂枝去芍藥湯皆可類推矣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煩躁者、正不勝邪、元氣散亂脫絕而死也、

太陽少陽并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鞕。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

前卷合病并病篇、言太陽少陽并病、當刺肺俞肝俞、斷不可發汗下之、若反下之、則太陽之邪內陷於胸、而成結胸、則心下鞕、少陽之邪內陷太陰、而下利不止、陰陽格拒、水漿不下、邪熱閉結、其人心

煩爲難治之壞病也、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心下在上脘也邪結不甚按之則痛不按不痛故名小結胸以小陷胸湯豁痰清熱不敢大下也、

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

寒邪入裏與陽氣鬱結多化爲熱若無熱證顯現不可用苦寒之藥攻下可與小陷胸湯而曰與者、

教以斟酌而與因其有黃連也若白散辛溫亦可
服之以開結權宜而用可也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鞕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誤下雖同而變證有不同者以人有強弱邪有重

輕也、若下之而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以別無變證、雖已下不爲逆、其氣必從内蒸而戰振發熱、即汗出而解、良以柴胡湯有人參助氣以達邪也、若心下滿而鞕痛、則已成結胸、當以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爲痞、已無少陽之證、則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治痞也、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

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大下後、復發汗、邪熱內陷成痞、表猶不解而惡寒、故當先解其表、宜桂枝湯、表解不惡寒者、再攻其痞、以大黃黃連、水漬取汁而不煎、是用其氣、以寫營衛之浮熱、不取其味以通腑也、此元氣強壯者、若虛弱人、表未解而誤下之、必下利清穀、身體疼痛、又當用四逆湯先救其裏、桂枝湯後救其表也、是故證隨人之強弱而變、治法有先後緩急之不

同、必當審宜而施也、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而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

脈浮而緊者、寒傷營也、下之邪陷、緊反入裏而作痞、寒鬱化熱矣、按之濡軟不痛、但氣結爲痞耳、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痞結在氣、故關上脈浮爲無形之熱也、以大黃黃

逆生汁、瀉其浮熱、而痞自消也、上條惡寒無汗、爲表邪未解、此惡寒而又汗出、是表陽虛而腠理不固也、表虛而內痞、若攻其痞、則表裏之陽皆脫矣、故以三黃漬汁取氣、以瀉浮熱、另煎熟附子汁和入、固其元陽、熟附達下、不礙上、三黃瀉上、不傷下、邪去而陽氣保固、非心通造化者所不能也、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干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

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誤下之而下利日數十行邪氣急迫穀不及化其脾胃大傷可見矣邪結氣鼓則腹鳴而心下鞕滿氣逆則嘔而心煩不安一誤再誤其痞益甚者非熱結也如熱結之痞再下之即消矣因誤下胃中虛客邪之氣上逆清濁混淆陰陽格拒故使鞕滿中以甘草瀉心湯熟半芩連辛開苦降分其清濁

寒熱並用、通其陰陽、甘草大棗、調補脾胃、使中焦和而升降順、其痞自消也、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鞕、干嘔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汗出表解、而其入裏之邪鬱結、使胃中不和、心下痞鞕、下嘔食臭者、嘔出宿食之氣也、此因脇下素有停水、而邪熱迫之、腹鳴下利、不因誤下所致也、故以二薑芩連辛苦開泄、寒熱並用、和其陰陽、化

三焦之氣以通水道半夏止嘔參棗甘艸補氣調中使水去而痞消其利亦止矣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下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此又明新邪勾起宿邪其人素有伏飲當先解表邪方可攻裏漐漐汗出者風邪在表也觸動裏邪則下利嘔逆邪伏氣順即平故發作有時也風邪

在太陽故頭痛伏飲內結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三焦不得升降則干嘔短氣若汗出不惡寒者表邪已解倘有頭痛因裏氣鬱逆故也十棗湯逐飲和中飲去氣和則自愈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鞕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

發汗吐下解後餘邪未淨痰濁壅滯心下痞鞕脾務不運則時時噫氣主以旋覆半夏消痰軟堅代

濟降逆、參艸薑棗、補氣和中、則諸證自愈、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者、初因心下痞鞕、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其痞雖消、而氣傷不能收攝、故利不止也。與理中湯溫理中焦、而利反甚者、是

下焦大腸之氣滑脫也大腸爲手陽明陽明主闔太陽主開令陽明不闔故以石脂餘糧重而逹下者因濇太腸若再利不止是下焦氣化失司不分淸濁當利其小便以開太陽則陽明自闔矣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本以誤下邪陷成痞與瀉心湯必當愈也今痞不解又渴而燥煩似乎熱邪痞結當用大黃瀉心獨

其小便不利則知由停飲過其邪熱故痞不解而津氣不升故口燥煩渴也當用五苓散化氣行水水行氣達則痞消而津升燥煩自止矣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外證未除而數下之中氣大傷下利不止邪反內結心下痞鞕表裏不解邪實正虛故以桂枝人參湯調營衛而補氣和中使表裏氣通諸證可解此

助正達邪之法也。一名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發熱汗出表邪不解。心下痞鞕嘔吐下利者。邪入少陽兼陽明也。不因誤下而痞。以其宿有痰飲而外邪入之。故吐利交作而仍痞結也。以大柴胡湯開達少陽通利陽明。雙解表裏之邪。自可愈也。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

俱虛陰陽氣竝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發汗後遂發熱惡寒邪始外向而未解也復誤下之邪陷成痞既汗亡陽又下亡陰表裏俱虛陰陽氣竝竭也中無陽和之氣則陰邪獨結成痞亦當用桂枝人參湯法乃復加燒鍼火氣內攻因而胸煩面色青黃肌膚瞤動者肝風熾而脾土傷也木邪尅土故為難治若面色微黃手足溫者脾土未

敗肝氣尚和爲易愈也

差後復證

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豉湯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博碁子大五六枚

差後進食。因勞傷脾。餘邪復熱者。以枳實通胃消食。梔豉輕泄解熱。若有宿積者。略加大黃下之。是必本元強壯之人。若虛怯者。當養正以調之也

傷寒差以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沉實者。以下解之。

差後更發熱者、餘邪隱伏、觸動而發、表裏不和、故主以小柴胡和解表裏、再審其脈浮者、邪在表、以汗解之、脈沉實者、邪在裏、以下解之、此明其大端如是、非必以麻桂爲汗、承氣爲下也、

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

柯氏謂此非仲景方法、以其病後、不應如是攻伐也、然或其人本元未虧、雖病後、不妨用泄邪之法、所以用散、取其輕緩、而無湯劑之峻利、則仲景之

意可見矣、要當審宜而施也、

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當以丸藥溫之。宜理中丸。

喜唾者、胃寒脾弱、津氣不能輸化、而水液上泛也、以其清陽不能旋轉、故久而昏沉不得了了清爽、宜理中丸、溫中補氣、緩以調之也、

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

上條是陽虛水泛、此條是熱甚氣傷、故虛羸少氣、

邪熱上炎而欲吐也、故以竹葉石膏、清肺胃之熱、半夏降逆止吐、參麥米艸、補氣生津也、

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

邪解脈和、而日暮微煩者、以脾胃氣弱、不能消穀、日暮陽氣下降、內不轉運、則鬱而煩悶、損穀者減其食、而用消導之法、和之自愈、

陰陽易病

傷寒陰陽易之為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小便不利熱上冲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脛拘急者燒裩散主之

病差後餘邪未淨男女相交邪氣過於無病之人故名陰陽易也蓋精氣外泄經脈空虛邪氣因入遂現身重少氣以及頭重眼花膝脛拘急等證以原病人之裩襠近陰處者剪下一塊燒灰冲服使其同氣相引導邪從原來之路而出所謂醫者意

也其法神妙而有至理存焉

卷五終